

刘明德 王学勤 / 著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

烫手

的

黄金

——从多个侧面看瑞士

军事谊

烫手的黄金

——从多个侧面看瑞士

刘明德 王学勤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烫手的黄金:从多个侧面看瑞士/刘明德,王学勤著.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10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

ISBN 7-80150-034-2

I. 烫… II. ①刘… ②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164 号

书 名: 烫手的黄金——从多个侧面看瑞士

著 者: 刘明德 王学勤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7.4

字 数: 186 千字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50-034-2/I·10

定 价: 11.00 元

出版说明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是 90 年代初筹划的一套纪实性报告文学。经过各方面的专家与同志们的辛勤耕耘,现在陆续同亲爱的读者见面了。

这套丛书是在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特约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尤其是军事外交工作的人员撰写的。内容包括:国际风云变幻中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耳闻目睹;军事外交活动中的所见所闻;外国军队的建设,尤其是质量建军的经验、做法;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及高科技的探索;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经历;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民族文化特色等等。

透过这些,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个观察外部大千世界变化的窗口,了解国际斗争的复杂激烈;掌握外国军队的发展脉搏,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汲取有用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讴歌我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外交政策的正确;讴歌战斗在异

国他乡的外事工作人员果敢机智地观察形势的变化,掌握地球的脉搏,胜利完成祖国人民赋予的任务。

在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牢记面向世界,面向读者。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能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同时也盼能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豪情,体会祖国在世界之林的分量。我们要感谢参加这套丛书写作的专家,他们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相当的学术与写作水平,以观点鲜明,寓意深刻,构思新颖,信息量大为特征,把丰富的见闻如实地告诉大家。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在编辑中也许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们指正。

军事谊文出版社

写在前面

我军的一位首长曾途经瑞士，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但他对瑞士的观察和概括高屋建瓴，极为深刻。他说，瑞士这个国家虽小，但很有特点，它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用“四”来概括：四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小国一个；人均收入四万美元，世界首富之一；四分之一的入口是外籍人，比例居世界之首；四十万军队，总兵力欧洲第一；四面环山，地形复杂；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四个民族，和平共处；四种语言，地位平起平坐；四大政党执政，政局四平八稳；四大邻国，四邻皆安。在 150 多年的时间里，欧洲那么乱，战争那么多，但瑞士没有发生或卷入一场战争，无论是民族特点、社会心态还是国防意识，都很值得研究。将军短短几句话，涉及和涵盖了瑞士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民族、地理、人文等方方面面，为我们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和了解瑞士树立了典范。

瑞士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现代与古板，中立与开放，资源匮乏与经济发达，秀丽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现代工厂林立，四个民族大小不一却和睦共处各不相争，多党参政，国家元首轮流坐庄，多年来从未发生政府危机，如此等等，这些常人看来似乎矛盾得难以调和的东西，在瑞士却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得瑞士这样一个小国数百年来立于欧洲的心脏而受到周边大国的尊重，幅员虽小，但却成为国际上赫赫有名的重要交往舞台，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伙伴和吸引八方来客的旅游胜地。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有必要对瑞士进行深入的考察。

但促使我们写一些有关瑞士的东西，还是多年前偶然遇到的一件事引起的。那是 1995 年 2 月的一天，由于工作上的原因，需

要给瑞士发一封特快专递，我们急匆匆地来到邮局。在特快专递窗口，工作人员接过信函，不假思索地在目的国瑞士首都一栏填上了“日内瓦”三个字，我们赶忙纠正说，瑞士的首都是伯尔尼，不是日内瓦，结果得到的却是一顿抢白，说我们不懂不要装懂。从那时起，我们便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想方设法让国人更多地认识瑞士，了解瑞士，要让更少的人犯那位小姐的同样错误。在瑞士工作了一段时间，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几乎走遍了瑞士的边边角角，耳闻目睹，耳濡目染，既对瑞士有了一些感情，也对瑞士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便重又回到了赴瑞之前的想法，要把我们看到的或从公开的资料上读到的瑞士写出来，把我们对瑞士的认识写出来，尽管是一孔之见，一家之说，尽管挂一漏万，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却是真真实实的写照。这里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女儿，她赴瑞士探望我们期间写了一本厚厚的日记，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发表在刊物上，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鼓励，这本书中也收录了一些女儿写的东西。同时也要感谢军事谊文出版社的几位领导，是他们鼓励我们把在瑞士的见闻写出来。我们愿将这本小册子献给我们的瑞士朋友，献给我们的家人和友人，献给希望了解和认识瑞士的人。

作 者

(1999年2月22日于北京)

目 录

瑞士历史小忆	(1)
瑞士政治体制点滴	(11)
武装中立	
——瑞士立国之本	(25)
烫手的黄金	(47)
瑞士文明随笔	(88)
瑞士漫游篇	(129)
瑞士军事篇	(185)
袖珍小国游记	(220)

瑞士历史小忆

瑞士全名瑞士联邦，全国面积 41284 平方公里，人口 700 余万，全国划分为 26 个州。瑞士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四周群山环抱，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瑞士作为一个联邦国家而存在，距今虽然只有 770 年的历史，但在瑞士的这块土地上，早在 2000 年以前瑞士的先民就已开始生息繁衍。

海尔维希人首先占领瑞士

瑞士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但瑞士的真正先民并不仅仅是海尔维希亚人。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数千年前的冰河时期，在现在瑞士的中部山区，就有人穴居生活，跟众多的原始人一样，他们主要以采集野果和狩猎为生。到公元前 4000—1800 年，随着气候转暖，冰川逐渐消退，湖泊河流形成，瑞士的先民开始从穴洞中搬出来，在湖边打桩建屋，定居谋生，他们已经开始耕种土地、编织麻布和打制石器。公元前 1800—800 年，锌和青铜制造业的传入使瑞士先民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又从湖边移到岸上，并且形成村落。一部分人开始南下，与地中海有了货物交换的往来。大约公元前 400 年，目前瑞士的土地上经历了一场历史大迁徙，在瑙姆堡历史纪念馆里保存着有关这方面的文物记载。先是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亚得里亚海地区，一股瑞特人开始迁至目前瑞士的东南部地区；接着，博登湖和日内瓦湖之间的广大地区，又被凯尔特人的一支海尔维希亚人所占领，海尔维希亚人在阿旺建立了首都，并与罗马甚至希腊有着特殊的关系。直到公元前 58 年大举西迁之时被罗马征服，海尔维希亚部落已在瑞士生活了大约三

个世纪的时间,并成为控制古瑞士的主要部落。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目前“瑞士”外文中的简称都用“CH”代替,驻外机构、军队、汽车牌照、钞票和商务往来的文件等涉及瑞士国家的简称也都使用“CH”两个字母。在古拉丁文中,CH 两个字母分别代表 CONFOEDERATIO HELVETICA。与海尔维希亚人同一时期在瑞士生活的还有一个较大的部落,叫列什亚,主要生活在现瑞士的东部,后来也被罗马人征服。

罗马统治瑞士 400 年

根据文字记载,瑞士的先民海尔维希亚人骁勇善战,经过数百年的生息繁衍,不仅牢牢地控制了瑞士的中东部相当大一部分地区,而且对邻近日内瓦湖的高卢地区也虎视眈眈。历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公元前 58 年,一个大约有 40 万之众的在瑞士生活了若干年的自称为海尔维希亚人的部落,从瑞士中部高原大举西迁,要移往瑞士的西部高卢地区。当时,高卢地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地,罗马的恺撒大将任高卢的总督。罗马听到消息后,立即派恺撒赶赴日内瓦,并拆除了罗纳河上的桥梁,以阻止海尔维希亚人的西进。经过三次大的战役,海尔维希亚人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最后在罗马大军的监督之下,海尔维希亚人被迫重新返回到瑞士的高原地区。之后,罗马的部队进入瑞士,乘胜追击,围剿并征服了日内瓦湖附近地区和莱茵河的沿岸地区。有一本书叫《高卢战记》,是恺撒大将军写的,书中记录的就是这段故事。30 年之后,罗马人再度东进,占领了由凯尔特人控制的东部瑞士。罗马人统治瑞士达 400 余年之久,这一时期也是瑞士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随着罗马文明的传播,不仅引进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也为瑞士带来了基督教的信仰和海尔维希亚人的罗马化。公元 3 世纪以后,瑞士北部的日耳曼民族开始大举南犯,当时瑞士东部的列什亚

和海尔维希亚首当其冲。公元5世纪,昌盛数百年的罗马帝国日渐衰落,并终于从瑞士撤离,瑞士逐渐被日耳曼人占领。日耳曼人统治瑞士达200年之久,然后被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所统治。

瑞士联邦的诞生

公元11世纪,瑞士虽然名义上正式并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但实际上,各个地区分别划归于内部不同的王公贵族,其中最大的是起源于瑞士的汝拉山区、后来在奥地利建立了王朝的哈布斯堡家族。哈布斯堡家族最初从瑞士的阿劳地区崛起,13世纪进入鼎盛时期,并统治德国达500年之久,公元1438~1806年间,德国皇帝大都出自这一家族。哈布斯堡家族觊觎瑞士是有着战略企图的,即通过控制瑞士进而控制连接欧洲南北的阿尔卑斯山通道。特别是1200年以后,随着著名的圣·哥达大山口的开通,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山口成为从意大利到德意志,从南欧到北欧的最短、最方便的途径。以穷山恶水著称的瑞士山区一下子具有了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特殊意义。面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入侵威胁,瑞士人联合抗敌的意识逐日增强。其中最著名的是瑞士中部的三个地方势力,即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三个“州”,率先发起并成立了共同抵御外侮的“永久同盟”。1291年的8月1日,三个“州”的领导人在同盟书上正式签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之所以给“州”字用上引号,是因为当时的瑞士根本没有“州”字这个概念,“州”作为瑞士国家的一级行政机构还是瑞士联邦成立以后的事情。当时“老三州”的领导人在签署“永久同盟”书的时候,他们根本未曾想到,他们是在建立一个国家,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他们签署“永久同盟”书的日子——8月1日,也就作为瑞士的国庆节而沿用至今。在瑞士期间,我们曾经有机会特意去施维茨州的国家文献博物馆参观,“永久同盟”书、火漆封印、三个“州”领导人的签字,以及瑞士后来

作为联邦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一应文献应有尽有。这是一部瑞士的历史,一部瑞士由分散走向联合、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现在,瑞士联邦议会的正厅里,威严耸立着三位领导人的铜质塑像,昂然挺立,象征着瑞士的统一和瑞士联邦的建立首先是从“老三州”的“永久同盟”开始的。这里顺便提一句,瑞士之所以称作瑞士,与当时“老三州”中实力最强的施维茨有着直接的关系。按德语字母拼写,施维茨写作 SCHWYZ,而瑞士的德语拼写 SCHWEIZ 正是从 SCHWYZ 演义而来的。因此如同我们中国的黄河一样,地处瑞士中心地带的施维茨也就成了瑞士联邦的发祥地。而施维茨人过去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对法尔茨伯爵的军队作战时使用的“红底白十字”战旗,也就成为今天瑞士的国旗。

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

“老三州”由于是山区,因而很穷,主要以农牧业维持生活,种植黑麦、燕麦、亚麻和饲养牛羊,但圣·哥达大山口开通以后,“老三州”所处的谷地便成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地位凸显。哈布斯堡家族要确保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而联合起来的“老三州”人们则拒绝哈布斯堡的要求,坚决不放弃已经享有的相对的独立,最后哈布斯堡对三州的农民宣战。当时战争进行得很艰苦。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战役是 1315 年 11 月在施维茨和楚格交界处进行的莫尔加滕战役。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哈布斯堡家族就开始着手并从当时的奥地利和德意志动员三股力量对老三州的农民进行围剿,企图以武力手段迫使农民投降,打开阿尔卑斯山的通道。当时的进攻分三个方向:一路取道布吕尼克,进攻上瓦尔登;另一路从卢塞恩取道四州湖进攻施坦斯;第三路是主力,则取道楚格附近的艾格里湖,进攻“永久同盟”的主要倡导者施维茨。公元 1315 年的 11 月 15 日,哈布斯堡的 2000 名贵族军队

与瑞士的农民军在莫尔加滕形成对垒。一方是身着铠甲、骑着骏马、装备精良的中古骑士，另一方是手持钢矛长枪等简陋兵器、几乎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的徒步作战的农牧民。哈布斯堡的骑士部队根本没有把农民军放在眼里，认为跟他们作战，只不过是陪着小孩子玩玩。但是，哈布斯堡的骑士们这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农民军尽管不懂战法，但他们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他们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把哈布斯堡的骑兵堵在山里打，就像后来的印第安人对付白种人那样，石头原木一起上，刀弩弓箭同时用，使用最简陋的兵器把盛气十足的骑士们打得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如走兽样，最后取得了大胜。对当时的瑞士乃至整个欧洲来讲，这一战役的胜利在三个层次上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哈布斯堡家族经过这次血的教训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没有再进犯瑞士腹地，瑞士赢得了一个较长的和平与自由发展时期；二是老三州“永久同盟”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一个真理，联合才能自强，联合才能有效抵御外来的侵略，莫尔加滕战役胜利后，“永久同盟”迅速扩大，卢塞恩、苏黎世、楚格以及伯尔尼等州先后加入盟约；三是骁勇善战、战术灵活的瑞士农民军战胜骑士军，宣告了欧洲骑士时代的结束和步兵时代的到来，从而带来了欧洲军队建设上的一场革命。我们在瑞士参观时发现，几乎所有的古堡博物馆中都有冷兵器室，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农牧民军使用的一种武器。这是一种很长的武器，连同木制枪杆大约5米以上，金属枪头则具备三种功能，一有枪，二有钩，三有刀，作战时，农牧民用它去刺敌人，刺不死时，就用钩子把敌人钩下来，或把敌人的马钩倒，再用刀去砍，作战方法灵活多样，令敌人防不胜防。

瑞士历史上两个脍炙人口的传说

任何历史的描写都有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这就是在尊重事

实的情况下，一般都要对有关民族形象的事件，特别是荣耀和辉煌的事情，进行大书特书，瑞士也不例外。在历史学家的笔下，瑞士古代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并且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我这里仅举两个为例：一是关于威廉·退尔箭射苹果的传说。在瑞士提起威廉·退尔就像对中国人说起岳飞和戚继光一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在民族英雄的家乡乌里州的阿尔特多夫镇，对英雄的崇拜更是登峰造极。其实，威廉·退尔是个时代的产物，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在瑞士，特别是法瑞地区至今还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1986年瑞士专门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威廉·退尔——历史上确有其人》，表明争论至今没有停止。威廉·退尔是瑞士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式人物。故事说，大约700多年以前，在瑞士的中部乌里地区，有一个农民叫威廉·退尔，与它的同胞们一样，生活在遭受奥地利人外来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奥地利在他的家乡派有地方官，但是这些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根本不把瑞士人当人看。特别是有一个名叫盖斯勒的地方长官更是横征暴敛，令人深恶痛绝。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和奥地利人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让人在威廉·退尔的故乡阿尔特多夫镇的中心市场上立起一根木桩，在上面放上他自己的一顶帽子，命令所有从这里走过的人都要向他的帽子敬礼，如有不从者，定将重刑伺候。但是威廉·退尔一身正气，就是不向盖斯勒的帽子鞠躬敬礼。他被逮捕了，并被带到盖斯勒那里听候处理。盖斯勒知道威廉·退尔极善箭术，有着百步穿杨的真本事。为了惩罚威廉·退尔，盖斯勒心狠手辣，竟然让威廉的儿子站在树下，头上放着一只苹果，然后命令威廉用箭射这只苹果。如果一箭射中苹果，威廉就可免去一死。威廉再三请求改用别的办法惩罚他，盖斯勒就是不肯，迫于无奈，威廉只好答应。威廉射箭的这一天，四面八方来了许多围观的人，有来看热闹的，但更多的是为他担心而来。只见威廉按照指定的位子站好，从箭囊中取出一支箭，小心地搭在弦上，然后慢慢地将弓举起。他深深

地吸了一口气，左手扯弓，右手拉弦，“嗖”的一声，箭飞了出去，苹果应声落地，一分两半，孩子毫发未损。围观的群众欢声雀跃，掌声四起，但盖斯勒却大为光火。他向威廉走去，并指着威廉箭囊中的另一支箭问道：“为什么这里还有一支？”威廉厉声回答说：“如果第一支箭射不中苹果，这一支箭就会射向你的胸膛！”盖斯勒听后大怒，令人把威廉绑起来，扔进一只小船，然后带到一个荒岛上囚禁起来。途中，船遇大风，威廉乘机逃脱。回到故乡后，他带领乡亲奋起反抗奥地利人的侵略，威廉用箭射死了民族的仇敌盖斯勒。威廉·退尔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事迹在瑞士广为流传。今天在瑞士四州湖的岸边，威廉死里逃生踏石上岸的石头依然可见。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在瑞士人抗击异族统治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它所反映的是瑞士各州农民起义、抗击外来侵略并最终促成了瑞士统一的历史，不仅对瑞士，乃至对整个欧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具有世界影响的德国著名剧作家席勒先生把它搬上了舞台。1803年，席勒以《威廉·退尔》为名，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创作，《威廉·退尔》也是席勒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在席勒的笔下，威廉是个为人诚实忠厚、侠气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他曾经在风雨交加雷电闪明的危难夜晚，不顾个人的安危，帮助一位遭受追捕的陌生人逃生。威廉同时又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从来都不越雷池一步。但是，当盖斯勒步步紧逼，甚至用威廉儿子的生命来残酷地折磨戏弄他，特别是当他亲眼看到盖斯勒纵马踩死了向他恳求赦免丈夫的妇女及其孩子时，他愤怒了，他抗争了。威廉杀死了盖斯勒总督。但这只是瑞士人民起义的号角，还不是起义本身。席勒所要表达的是，威廉是剧中的主角，但不是领袖，剧中真正的主角是人民，威廉是其中的一分子。人民有自卫的权力，人民的解放只能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席勒的《威廉·退尔》一剧曾经在我国的一些城市演出，鼓舞了我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另一个传说讲的也是一位英雄，一位在莫尔加滕战役中出现的英雄。战役开始时，奥地利的骑士人多势众，兵多将广，把瑞士农民军团团包围了，骑士们手拿长矛长枪，骑着高头大马，从老远即可将农民军刺死。瑞士农民军虽然有着善使长枪的辉煌，但那是百年之后的事情，当时与奥地利人作战，农民军只能手持简陋武器，装备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还没有接近敌人，就被对方的长枪刺倒在地上，吃尽了苦头。这时，一位名叫温克尔里德的勇士挺身而出，面对敌人的长矛长枪勇敢地冲了上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肉搏战。只见他猛然间冲向敌阵，左拼右杀，尽可能多地去夺敌人手中的长矛，最后死在了敌人的刀下。我们在瑞期间，曾经专程到莫尔加滕的战场参观过。这里虽然没有了昔日的弥漫硝烟，没有了往日的人喊马嘶，但战场地形的险峻是显而易见的。人们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里与蜀道相比，恐怕也不会逊色到哪里。参观的时候，我们在布吕尼克市的书店里正好见到一本介绍这一战役的书，这是瑞士著名历史学家丹特利特尔1884年的力作，名字叫《瑞士历史》，信手翻来，一段关于这一战役的描写展现在面前：面对奥地利人的强大攻势，农民军只好节节退让，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然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不仅惊天地、泣鬼神，甚至可以扭转乾坤。温克尔里德勇士的英雄壮举就是最好的写照。面对敌人的刀枪，我们的英雄毫无惧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敌人的刀枪下，我们的英雄倒下去了，但他在临死前仍然坚强地喊道：“同胞们，沿着我的道路、踏着我的身躯，前进！”正是英雄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壮举鼓舞了几乎陷入绝望的农牧民军，给了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温克尔里德的感召下，农民军个个奋勇当先，无所畏惧，给了奥地利骑士军以沉重的打击。最后，战场形势突变，奥地利的莱奥波德三世首先阵亡，接着军队大乱，四散逃窜。这一仗，奥地利人被打得溃不成军，光死亡的就有2000多人，其中600余人有

着骑士的爵位。

瑞士的雇佣军历史

现在无论什么人到瑞士都会被瑞士的秀丽风光所折服，羡慕它的山清水秀。但是历史上瑞士却是一个穷山恶水的不毛之地。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源，唯一所拥有的是穷山恶水陶冶出来的山区人特有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所塑造出来的人，成为中世纪瑞士向外输出的唯一资源，并靠它换回资金和财富。在大约四五百年的光景中，瑞士的雇佣军一直是抢手的一种商品。在瑞士，人们对雇佣军这段历史是供认不讳的，但很少会有瑞士人主动谈及，抑或朋友间谈到此事，大多数瑞士人也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人口出口”问题，涉及的是用人的生命作交易的问题。瑞士人出去打仗，替他人卖命，有的人因此而获得荣耀和暴富，但大多数人还是把生命留在了从伏尔加河到地中海这块广垠的土地上。出外卖命的雇佣军把钱寄了回来，瑞士也因此而变得富有，但这些人的生命却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成为四处漂泊的游魂。

瑞士人出国当雇佣军的事，早在1291年瑞士联盟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圣·加仑的修道士瑞特科尔·巴尔布鲁斯曾经夸张地写到，在外作战的（瑞士）托尔高人个个人高马大、骁勇强悍，与敌人作战就像割韭菜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因此，瑞士雇佣军在国外很被看中，从罗马教皇到各国的皇帝，从封建贵族到公侯伯爵，都希望雇佣瑞士人去打仗，都以拥有瑞士雇佣军而自豪。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梵蒂冈的天主教皇仍在雇佣瑞士的军队为其站岗放哨，看守着这片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圣土”。但历史上，瑞士雇佣军大量外流还是在1515年的马里基亚诺战役之后。正是这一战役，使瑞士的大国之梦最终破灭。喜欢舞刀弄枪并且又无所畏惧的瑞士